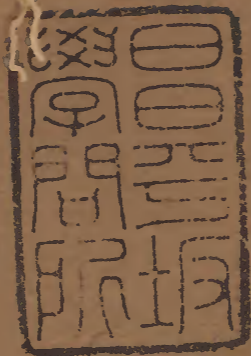


古文載道編 七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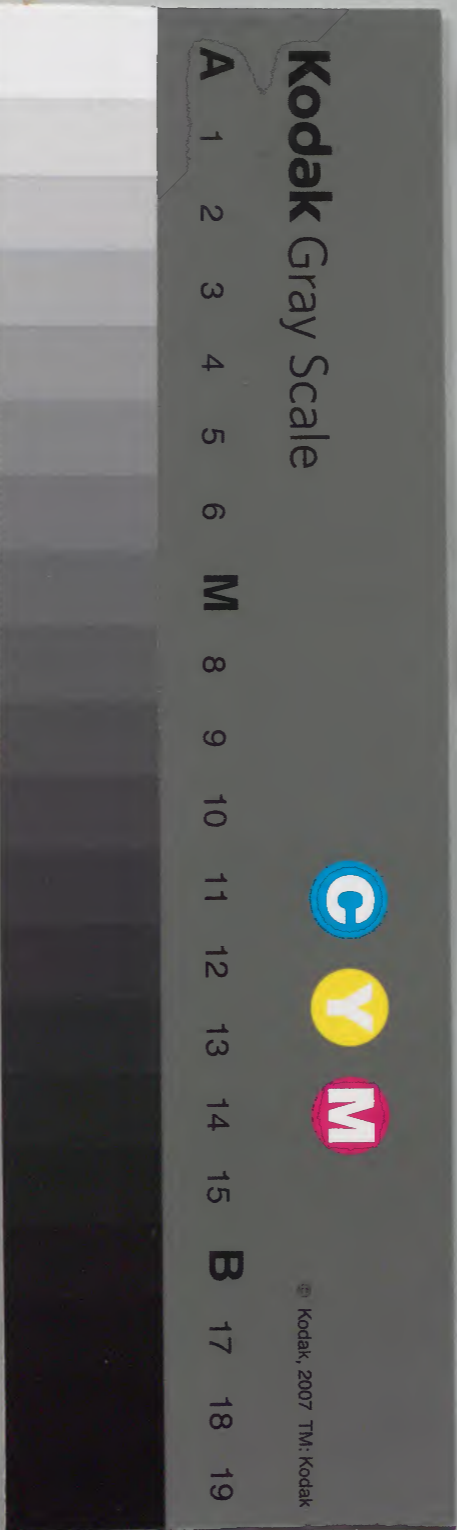


漢書門類		九四三九	函號
一〇	二架	二架	二架
一四	二架	二架	二架

內閣文庫		漢書	九四三九	函號
五九	八架	四三	二架	二架
五九	八架	四三	二架	二架

理學全書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39
冊數	142	(22)	
函號	299	47	



古文載道編卷之七

淺草天庫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選評

受業閩中

柳璿荆石
陳紹濂尙友
全校

復張甬川少宰書

羅欽順

歲前小兒珣到家得所惠教札及盛製四編斯文至愛弗
勝感荷審知道體安和尤用欣慰高明之學切於為已所
造既深而猶以講習為事同聲之應亦何能已第書詞過
重殊非淺陋所敢當惟有以規正而助益之乃為至幸大
學中庸二傳辭皆精練正心之義與鄙見不約而同然拙



記中僅能畧舉其端不如高論貫穿前後本末兼盡晦翁復起殆莫之能易矣敬服敬服但以靈覺爲性淺陋殊不能無疑拙記中於此事論之最詳想未深契也切詳高意蓋以性不外乎仁義禮智而謂靈覺屬智是以一之僕嘗驗之文言貞者事之幹及中庸聰明聖知達天德二語在人之智卽在天之貞是卽所謂天德明乎貞字之義則智與靈覺殆不容於無別也明乎達字之義則聖知與天德又不容於無別也蓋仁義禮智皆定理而靈覺乃其妙用凡君子之體仁合禮和義幹事靈覺之妙無往而不行乎其間理經而覺緯也以此觀之可以見心性之辨矣此義

理本原不容有毫髮差互請更詳之且高論亦有非性何靈之有一言是明有賓主之分蓋心之所以靈者以有性焉不謂性卽靈也僕嘗言天地間非太極不神然遂以太極爲神則不可卽此義也夫賓主之分乃其理之自然是以雖欲一之而語脈間自不能無對待之勢不可得而一也吾輩所當明辨者無切於此辱愛之厚不敢不盡其愚庸備裁擇僕晚而學易殊欠浹洽詳讀高論啓發良多蓋皆得於精思熟玩優游厭飫之餘決非工爲籠罩者所能到也間有一二稍逆於心想只是本原處所見未一恨無由相與細講之爾春秋說初讀便快愈讀愈快有如是學

識須得如是筆力以發之力救胡氏之偏盡洗從來穿鑿之弊其有補於春秋不爲少矣僕於此經未及明習然所謂據事直書而得失自見鄙意素亦云然以此意求之所見固應脫灑加之文字縝密行遠何疑嘆賞之餘因欲求正一兩事如孔父仇牧苟息之死諸傳皆以爲聖人與之反覆推尋深所未喻三人者惟仇牧事迹欠詳如孔父狗其君以黷武殃民苟息狗其君以廢嫡立庶皆釀成弑逆之禍罪莫大焉縱其大罪而取其小節豈所以垂訓於萬世乎又况義形於色及不畏強禦之云考之左傳俱未見得不知書及之意果安在也跋聞高論以決鄙疑老病交侵神疲力乏乘便修復不能究所欲言者千萬亮之臨楮惓惓尤冀爲斯文寶重不宣

當時邪說橫行多認靈覺爲性卽有賢者亦未免爲其所惑惟先生辨之甚詳真狂瀾一砥柱也故凡對人之言無非剖明此旨而汲汲開誘後進真不減紫陽氏深心尚論明儒薛胡而後當推先生百世以下必有定評矣

答歐陽少司成崇一

羅欽順

二月十一日得去年十月晦日所惠書往復間不覺遂半年矣披覽之既欣慰可知僕獨學無朋見聞甚少向來奉復誠欲資麗澤之益故詞繁而不殺茲承逐條開剝俾得聞所未聞幸甚幸甚夫良知之說賢契講之久矣其義皆先儒所未及僕之所守不過先儒成說其不合也固宜詳味來書詞雖若謙而所執彌固固以凝道謙以全交可謂兩得之矣老拙於此尚何言哉然而瓊玖之投木瓜之報又禮之所不容廢者敬就來書再舉一二以見柄鑿之不相入處刻方爲圓老拙固所不能斲圓就方賢契亦或未

肯姑以奉酬雅意焉爾來書謂立言各有所當此語固然
樂記亦云物至知知不妨自爲體用也但以理言卽恐良
知難作實體看果認爲實體卽與道德性天字無異若曰
知此良知是成何等說話耶明道學者須先識仁一章首
尾甚是分明未嘗指良知爲實體也首云仁者渾然與物
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誠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中間
又云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初未
嘗語及良知已自分明指出實體了不然則所謂存之者
果何物耶且訂頑之書具存並無一言與良知畧相似者
此理殆不難見也其良知良能以下數語乃申言存得便

合有得之意蓋雖識得此理若欠却存養工夫則猶是二
物有對以己合彼終未有之惟是存養深厚自然良知日
明良能日充舊習日消此理與心漸次打成一片便爲已
有夫是之謂有得其語脈一一可尋也此章之言陳白沙
嘗弊緊拈出近時有志於學者率喜談之然非虛心潛玩
毫釐之差或未能免無乃上累先賢已乎又來書力辨置
之度外一言僕固知此言之逆耳然竊有所見非敢厚誣
君子也嘗謂文言有云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此
天理之本然也彖傳有云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此天理之
在萬物者也吾夫子贊易明言天地萬物之理以示人故

古文集通編 卷之七 五
有志於學者須就天地萬物上講求其理若何謂之純粹精若何謂之各正人固萬物中之一物爾須灼然見得此理之在天地者與其在人心者無二在人心者與其在鳥獸草木金石者無二在鳥獸草木金石者與其在天地者無二方可謂之物格知至方可謂之知性知天不然只是揣摩臆度而已蓋此理在天地則宰天地在萬物則宰萬物在吾心則宰吾身其分固森然萬殊然止是一理皆所謂純粹精也以其分之殊故天之所爲有非人所能爲者人之所爲有非物所能爲者以其理之一故能致中和則天地以位萬物以育中卽純粹精之隱於人心者和卽

純粹精之顯於人事者也自源徂流明如指掌故曰聖人本天僕之所聞蓋如此今以良知爲天理卽不知天地萬物皆有此良知否乎天之高也未易驟窺山河大地吾未見其有良知也萬物衆多未易徧舉草木金石吾未見其有良知也求其良知而不得安得不置之度外耶殊不知萬物之所得以爲性者無非純粹精之理雖頑然無知之物而此理無一不具不然卽不得謂之各正卽是天地間有無性之物矣以此觀之良知之非天理豈不明甚矣乎來書所云視聽思慮必交於天地萬物無有一處安着不得而置之度外者只是認取此心之靈感通之妙原不曾

透到萬物各正處未免昏却理字終無以自別於弄精魂者爾頗記佛書有云佛身充滿於法界普見一切羣生前隨緣赴感靡不周而恒處此菩提座非所謂視聽思慮必交於天地萬物者耶此之睽而彼之合無他良由純粹精之未易識不肯虛心易氣以求之爾率意盡言似乎傷直然非以求勝也蓋講論道理自不容於不盡是非取舍則在明者擇焉倘猶未亮姑置之可也因風時寄數字以慰岑寂足見久要之義鄉書已祇受珍感珍感不宣

此書首

其良知之說有累先賢次即其置之度外者

反覆詳詰見只緣認取真心真性昭昭靈靈不可磨滅

原未曾透得萬物各正底道理故隨緣赴感無異於佛書所云也其柄鑿不相入也宜哉

正宜堂

與王陽明書

羅欽順

昨拜書後一日始獲奉領所惠大學古本朱子晚年定論
二編珍感珍感某無似往在南都嘗蒙誨益第苦多病怯
於話言未克傾吐所懷以求歸於一是恒用爲歉去年夏
士友有以傳習錄見示者亟讀一過則凡向日所聞往往
具在而他所未聞者尙多乃今又獲并讀二書何其幸也
顧惟不敏再三尋繹終未能得其旨歸而向日有疑嘗以
面請而未決者復叢集而不可解深惟執事所以惠教之
意將不徒然輒敢一二條陳仰煩開示率爾之罪度弘度
之能容也切詳大學古本之復蓋以人之爲學但當求之

於內而程朱格物之說不免求之於外聖人之意殆不其然於是遂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所補之傳直以支離目之曾無所用夫當仁不讓可謂勇矣竊惟聖門設教文行兼資博學於文厥有明訓顏淵稱夫子之善誘亦曰博我以文文果內耶外耶是固無難辨者凡程朱之所爲說有戾於此者乎如必以學不資於外求但當反觀內省以爲務則正心誠意四字亦何不盡之有何必於入門之際便困以格物一段工夫也顧經既有此文理當尊信又不容不有以處之則從而爲之訓曰物者意之用也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也其爲訓如此要使之內而不外以

會歸一處亦嘗就以此訓推之如曰意用於事親卽事親之事而格之正其事親之事之不正者以歸於正而必盡夫天理蓋猶未及知字已見其繳繞迂曲而難明矣審如所訓茲惟大學之始苟能卽事卽物正其不正以歸於正而皆盡夫天理則心亦旣正矣意亦旣誠矣繼此誠意正心之目無乃重複堆疊而無用乎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凡吾之有此身與夫萬物之爲萬物孰非出於乾坤其理固皆乾坤之理也自我而觀物固物也以理觀之我亦物也渾然一致而已夫何分於內外乎所貴乎格物者正欲卽其分之殊而有見乎理之一無彼無

此無欠無餘而實有所統會夫然後謂之知至亦即所謂
知止而大本於是乎可立達道於是乎可行自誠正以至
於治平庶乎可以一以貫之而無遺矣然學者之資稟不
齊工夫不等其能格與否或淺或深或遲或速詎容以一
言盡哉惟是聖門大學之教其道固無以易此學者所當
由之以入不可誣也外此或誇多而鬪靡則溺於外而遺
其內或厭繁而喜徑則局於內而遺其外溺於外而遺其
內俗學是已局於內而遺其外禪學是已凡爲禪學之至
者必自以爲明心見性然於天人物我未有不二之者是
可謂之有真見乎使其見之果真則極天下之至蹟而不

可惡一毛一髮皆吾體也又安肯叛君父捐妻子以自陷
於禽獸之域哉今欲援俗學之溺而未有深杜禪學之萌
使夫有志於學聖賢者將或昧於所從恐不可不過爲之
慮也又詳朱子定論之編蓋以其中歲以前所見未真爰
及晚年始克有悟乃於其論學書尺三四十卷之內摘此
三十餘條其意皆主於向裏者以爲得於旣悟之餘而斷
其爲定論斯其所擇宜亦精矣第不知所謂晚年者斷以
何年爲定羸軀病暑未暇詳考偶考得何叔京氏卒於淳
熙乙未時朱子年方四十有六爾後二年丁酉而論孟集
註或問始成今有取于答何書者四通以爲晚年定論至

於集註或問則以爲中年未定之說竊恐考之欠詳而立論之太果也又所取答黃直卿一書監本止云此是向來差誤別無定本二字今所編刻增此二字當別有據而序中又變定字爲舊字却未詳本字同所指否朱子有答呂東萊一書嘗及定本之說然非指集註或問也凡此愚皆不能無疑顧猶未足深論竊以執事天資絕出而日新不已向來恍若有悟之後自以爲證諸五經四子沛然若決江河而放諸海又以爲精明的確洞然無復可疑某固信其非虛語也然又以爲獨于朱子之說有相牴牾揆之於理容有是耶他說姑未敢請嘗讀朱子文集其第三十二

卷皆與張南軒答問書內第四書亦自以爲其於實體似益精明因復取凡聖賢之書以及近世諸老先生之遺語讀而驗之則又無一不合蓋平日所疑而未白者今皆不待安排往往自見灑落處與執事之所以自序者無一語不相似也書中發其所見不爲不明而卷末一書提綱振領尤爲詳盡竊以爲于聖相傳之心學殆無以出此矣不知何故獨不爲執事所取無亦偶然也耶若以此二書爲然則論孟集註學庸章句或問不容別有一般道理雖或其間小有出入自不妨隨處明辨也如其以爲未合則是執事精明之見決與朱子異矣凡此三十餘條者不過姑

取之以證成高論而所謂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安知不
有毫釐之不同者爲祟於其間以成牴牾之大隙哉不可
不詳推其所以然也又執事於朱子之後特推草廬吳氏
以爲見之尤真而取其一說以附於三十餘條之後竊以
草廬晚年所見端的與否良未易知蓋吾儒昭昭之云釋
氏亦每言之毫釐之差正在于此卽草廬所見果有合於
吾之所謂昭昭者安知非其四十年間鑽研文義之效殆
所謂真積力久而豁然貫通者也蓋雖以明道先生之高
明純粹又早獲親炙於濂溪以發其吟風弄月之趣亦必
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但其所稟鄰於生知聞一以知十

與他人極力於鑽研者不同耳又安得以前日之鑽研文
義爲非而以墮此科曰爲悔夫得魚忘筌得兔忘蹄可也
矜魚兔之獲而反追咎筌蹄以爲多事其可乎哉然世之
徒事鑽研而不知反說約者則不可不深有儆于斯言也
抑草廬既有見夫所謂昭昭者又以不使有須臾之間斷
爲庶幾乎尊之之道其亦然矣而下文乃云於此有未能
則問於人學於已而必欲其至夫其須臾之間間斷與否
豈他人之所能與且旣知所以尊之之道在此一有間斷
則繼續之而已又安得以爲未能而別有所謂學哉是則
見道固難而體道尤難道誠未易明而學誠不可不講恐

古文書通編 卷之七 十一 正言堂
未可安于所見而遂以爲極則也某非知道者然黽勉以
求之亦有年矣駸尋衰晚茫無所得乃欲與一代之英論
學多見其不知量也雖然執事平日相與之意良不薄矣
雖則駑鈍心誠感慕而樂求教焉一得之愚用悉陳之而
不敢隱其他節目所欲言者頗多筆硯久踈收拾不上然
其大要亦略可觀矣伏惟經畧之暇試一觀焉還賜一言
以決其可否幸甚

大學古本及晚年定論二編此正陽明一生本領岐出
自覆自護處觀其叙大學古本結之曰致知存乎心悟
直是局內遺外卽禪學所自謂明心見性者於是訓解
物字格字不得不多方支吾而徒覺其惑之甚也至所
編晚年定論則更無說文莊層層翻駁直扼其吭厥後
答書亦曰年歲早晚誠所未攷然則何謂晚年何謂定
論而尙可以堅學者之信哉

答湛甘泉大司馬

羅欽順

宦成志遂身退名完古今若此者能幾人向聞解組榮歸
深用爲故人喜老病不能出擬專人奉候久之未有來耗
邑中忽差人送至教札始知嘗爲武夷之遊暮宿澄江侵
晨遂發追候不及悵快可言別楮誨諭諄諄極感不外第
慚固陋終未能釋所疑僕素聞白沙先生人品甚高抱負
殊偉言論脫灑善開發人間嘗與朋友言使白沙見用於
時做出來必有精采夫以私心之所歆慕如此安肯肆情
妄議以眩夫人之觀聽耶其以禪學爲疑誠有據也蓋白
沙之言有曰大道至無而動至近而神又曰致虛所以立

本也執事從而發明之曰至無無欲也至近近思也神者天之理也凡此數言亦既大書而深刻之固將垂諸百世以昭示江門之教茲非可據之實乎易大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陰陽不測之謂神程明道先生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聖賢之訓深切著明如此今乃認不測之神以爲天理則所謂道者果何物耶其於大傳與明道之言殊不合矣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又曰致中和明道先生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惟敬而無失最盡是則致中乃所以立本也敬而無

失乃所以致中也今謂致虛所以立本其于中庸與明道之言又不合矣中字虛字義甚相遠潛心體認亦自分明虛無津涯中有定止譬之於秤中其定盤星也分斤分兩皆原于是是之謂本把捉得定萬無一失是之謂立若乃無星之秤雖勞心把捉將何所據以權物之輕重乎此理殆不難見也夫隨處體認天理一言孰云非是顧其所認以爲天理者未見其爲真切也僕安得而不疑乎禪學始於西僧達磨其言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千般作弄不出此八字而已妙圓之義非神而何空寂之義非虛而何全虛圓不測之神又非白沙之所常道者乎執事雖以爲非

古文載道編 卷之七 五 正言堂
禪吾恐天下後世之人未必信也且吾聖人之格言大訓
布在方策皦如日月浩若江河苟能心領而神會之信手
拈來無非至理今觀白沙之所舉示曰無學無覺曰莫杖
莫喝曰金針曰衣鉢曰迸出面目來大抵皆禪語也豈以
聖經爲未足須藉此以補之耶先儒有言佛老之害甚於
楊墨孟子於楊墨之淫辭直欲放而絕之所以閑先聖之
道者其嚴如此白沙顧獨喜禪語每琅琅然爲門弟子誦
之得無與孟子異乎欲人之不見疑其亦難矣來書謂以
白沙爲禪者皆起于江右前輩僕亦江右人也執事豈意
其習聞鄉評遂從而附和之耶何椒丘張古城胡敬齋固

皆出于江右若李文正公乃楚人而生長于京師謝方石
章楓山則皆越人亦皆以禪學稱白沙何也夫名依實而
立者也苟無其實人安得而名之諸君子多善白沙而名
其學如此亦必有所據矣執事盍反而求之所辨居業錄
中兩條拙記中頗嘗論及今又增入夜氣之說反覆研究
終是不同蓋夜氣之所息其用力處全在旦晝之所爲不
在靜中也僕與執事相知垂四十年出處差池無緣一會
往年嘗辱惠問亟以書報兼叩所疑竟未蒙回答今皆踰
七望八而僕之衰憊特甚舊業益荒忽枉誨言喜踰望外
使于此稍有嫌忌而不傾竭所懷則于故人愛與之至情

不爲無負矣是以忘其固陋而悉陳之固知逆耳之言異于遜志然與人爲善實君子之盛節也如曰未然更希申論若夫理氣合一之論未審疑之者爲誰自僕觀之似猶多一合字其大意正與鄙見相同無可疑者知僕之無疑於此則前此所疑或者未爲過乎兩詩詞意俱超諷誦無斲第陽春白雪難于奉和耳不宣

至無無欲至近近思神者天之理數言正甘泉尊信白沙處至其隨處體認天理又不外乎致虛立本之說與禪學之妙圓空寂何異朱子所謂認得一箇精神魂魄有知有覺之物即便自謂已性把持作弄到死不肯放

舍者又何怪其舉示皆禪語琅琅然爲門弟子誦耶

西漢書通編 卷之十一 王言堂

答允恕弟

羅欽順

昨得手簡知嘗細讀拙記心性理氣諸說乃記中大節目
吾弟所見皆合何慰如之然心性之辨既明則象山之學
術居然可見顧乃疑吾言為已甚何也象山之學吾見得
分明是禪弟則以為似禪似之為言彷彿之謂也以余觀
之佛氏有見於心無見於性象山亦然其所謂至道皆不
出乎靈覺之妙初不見其有少異也豈真彷彿云乎據象
山所見自不合攻禪緣當時多以禪學目之不容不自解
爾釋氏之自私自利固與吾儒不同然此只是就形迹上
斷他病根所在不曾說得蓋以靈覺為至道乃其病根所

古文載道編 卷之七 書 大 王言堂

以異於吾儒者實在於此而此二字正是象山受用處如何自肯拈出余所謂陽避其名而陰用其實誠有見乎此也格物之義程朱之訓明且盡矣當爲萬物無疑人之有心固亦是一物然專以格物爲格此心則不可說卦傳曰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後兩句皆主卦爻而言窮理云者卽卦爻而窮之也蓋一卦有一卦之理一爻有一爻之理皆所當窮窮到極處却止是一理此理在人則謂之性在天則謂之命心也者人之神明而理之存主處也豈可謂心卽理而以窮理爲窮此心哉良心發見乃感應自

然之機所謂天下之至神者固無待於思也然欲其一一中節非思不可研幾工夫正在此處故大學之教雖已知止有定必慮而後能得之其工夫之詳密可知矣若此心粗立猶未及於知止感應之際乃一切任其自然遂以爲卽此是道其不至於猖狂妄行者幾希凡象山之爲此言誤人多矣其流禍迄今益甚士之好高欲速者更唱迭和駸駸乎有不變於禪之勢世道升降將必由之余惟恐攻之之不力而無以塞其源殊不覺其言之已甚也來簡有云若陽避陰用則象山乃反覆作僞之人此固君子之言而亦可謂善辨矣余敢忽哉夫以象山之高明固宜不肯

作偽但其見性不的而主張所學太過未免頗有飾辭如辨無極書中一陰一陽已是形而上者况太極乎兩語明是疎脫却須要遮飾又如答李敏求心性才情之問始終不見分曉只是支吾恐非所謂修辭立其誠也弟嘗徧讀其書試尋得幾句言性分明處來安有不服陽避陰用之說當不俟終日而改之矣趙東山之贊要在超然獨契本心一語意欲爲象山出脫禪學余固謂象山有見于心但無見於性爾贊詞得無尙費分說耶湛元明議論多持兩端余嘗擬之揚子雲矣况渠乃象山派下真法嗣乎容有回護言及於此弟將又以爲甚顧不直則道不見爾倘猶

未合不妨更熟講之余固嘗言辨之弗明而弗措焉必有時而明矣

有見於心無見於性二語斷盡陸王之學其曰分明是禪不但彷彿直是衛道苦心而文莊障川迴瀾之功於斯爲大

古文載道編 卷之七 三 正誼堂

別後答貢尚書書

吳海

海草茅賤士居遠於市塵游絕於公卿無名譽於時嚮者
先承車騎枉顧謙撝所被揣分奚宜頃因別次閣下握手
惓惓久不忍釋稱古之贈言者必令進其聾瞽之說以裨
盛德萬一海一時不敢奉命退而思之閣下於我若是果
知我何如哉誠感閣下之誠不能自已故托書以謝竊惟
古之君子道已明德已立年位已高聲光已流則汲汲然
作成後之人而所謂作成者非但寵之位藉之勢而已必
教之以不能勸其所未至增而益之開而大之使各成其才
德也才德既成靡不適用然後稱道而薦達之雖不稱道

古文載道編 卷之七 書 三 正誼堂

薦達而其聲譽爵祿皆可自致古之先達所以作成人材
若是故人不能忘也今之君子不然其於人一切禮貌之
有加推譽之過情又撫摩而噢咻之恐或一人不得其懽
心焉在下者以是爲恩在上者以是爲德由是先達不能
作人而後進之成亦不逮夫古矣是不特一方爲然而天
下皆然則既習以成風矣士大夫風俗壞國祚隨之吁可
畏哉始閣下來閩閩之人士奔走雜沓以俟進於門下者
若水之赴壑有獲一承顏一接語退而莫不充然自得不
知閣下何術致人若是將別有異說速化之耶母亦姑獎
借以慰其意俟其終將奮厲以有成也今而三四年矣夫

才亦難得也遊於閣下之門而拔十得五豈無才俊之士
而不得所成就亦誠可惜也方今名德爵位如閣下才學
文章如閣下人所趨信如閣下而不以古道自任不汲汲
然作成於人徒使人之悅已閣下亦安取人之悅已爲此
不肖之所甚惑也屢承下問不敢有告誠感閣下臨別拳
拳之誼故竭區區吐口之不能言者誅譴敢辭惟望存察
貢尚書作成人材必有徒徇虛名者故以此篇答之而
朝宗心師聖賢務爲踐履之實於此可見矣



與林待制清源書

吳海

向在山中承不出山之計已定近見除目有翰林國史之命蓋惟朝廷之不遺賢與執事之宜為是官也竊用為喜若其去就尚當審之今之論者皆曰是美除不可不往或曰是天子之命不敢違也或曰例甚嚴犯之恐得罪間有身病母老難以遠出將母而行則無謂舍母而行則非孝烏有奉百齡之母即萬里之仕哉又有評是數說者曰為前之說者通人也為後之說者拘者也又揣公意者曰彼固將往耶吾得止之耶蓋如前之說十八九如後之說十二三揣公意者十五六焉未審公意果何如而外方紛然

比度較量也海實無識但愛公不啻衆人忽聞車從欲出
驚遽惶惑凡今日從諛之徒常時議論皆長者所不取何
獨今日獨可取乎近而公之子姪與親黨遠至公之交游
皆願公出則願公之不出者誠難言也况公之心亦未可
知乎海惟自盡其忠愛之誠而已

朝宗平生嚴正不妄許可茲與清源書逐層設難雖不
露圭角而惓惓忠告之心溢於言表

與使者書

吳海

國之求材固將有用於世而士之懷材亦思見用於世雖
求材者汲汲若不足而懷材者綽綽若有餘其志實常相
通未有禮意俱至而不就者故有材不適用用不適時徒
取古人之道自娛而不可施諸人則不敢應上之求上之
人亦不必強而起之此君子自守之誼也海自總角迄今
旣衰且老矣讀書成癖生理盡流誠以賦性愚戇遇事疎
拙故自有知以來絕意當世非不欲進不敢進也非固欲
退乃安分耳屏居村落忽郡文學至門奉閣下嚴命見招
閣下誤聽何人以僕爲賢耶閣下誤聽而求之在閣下不

爲過不肖不自揆而承之則不肖爲過矣且國家安取無用之人哉僕之自謀如此是可謀人之政乎僕向在先朝素未嘗出豈獨在今日乎世俗務聲而不務實稱人多不得其當見矯飾曰自修見夸大爲多能見隱伏云高尚閣下勿遽因人言而信夫人之知人必不如其自知之審也漆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辱閣下意待之勤且厚何敢不以情告乎况海之事勢有大不可者老母行年九十兩目俱昏病廢逾年不能離床第六喪未舉老母自聞命以來朝夕憂惶宿疾加重此身一動必有不測之憂惟閣下高明仁恕老老以及人之老乞賜改命使海得侍奉菽水湯

藥誠願誠幸父母生我劬勞家貧無以爲養計多得餘日以酬大恩古人所謂烏鳥之情惟閣下憐之本欲趨謁實恐閣下不知此情遂加促迫是以不敢不布書左右伏祈懷感惟望情恕

士君子難於進者自重之道也然度人度己亦定有權衡處篇中云自謀如此是可謀人之政又云夫人知人不如自知之審近裏着己之思和盤托出

古文真寶後集 卷之七 唐順之

與田巨山提學書

唐順之

陳履常之詩曰晚知書畫真有益却悔歲月來無多僕嘗
誦而笑之以為履常知書畫之有益而為益有甚於書畫
者履常不知也履常自悔其歲月之不足以給書畫而書
畫祇足以縻費歲月者履常不知也吾輩年已長大雖籠
聚精神早夜矻矻從事於聖賢之後尚懼枉却此生則雖
詞文與記誦便可一切罷去况更有贅日剩力為此舐筆
和墨之事乎

上蔡自負該博舉史書不遺一字程子謂其玩物喪志
是記誦且不可况書畫乎不惟無益而又害之豈但縻

古文真寶後集 卷之七 書 正宜堂

已求自信而不求信於人亦過人遠哉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與應警菴提學

唐順之

今士子中有實行者多不長於文字工文字者多不修於實行蓋淳樸之與浮華往往相病然糊名之制行則不得不一一徵之於文一一徵之於文則其文可以與選而其行或不齒於市人者亦不容不取高第而登顯仕是以詩書為世流毒莊生至有發冢之說豪傑士扼腕太息無可奈何竊以為低昂輕重其權實在提學蓋提學可以知諸士之文而又可以知諸士之行非如科場之為糊名所蔽雖欲品藻其行而無所從也

士無實學而爭趨於無用之空言則與其優於文毋寧



其優於行也但主司暗中摸索既難別擇故不得不以
其權寄之提學爲提學者當察核實行之士以鼓勵膠
庠間或不長於文字亦寓獎勸之意可也若言忠言孝
滿紙虛張而行檢多虧文雖佳弗錄此固維挽士風之
緊要事矣

答舒雲川巡按

唐順之

左右之薦賢以爲國也而先於平生未嘗識面之人卽此
舉動已足以勵恬退之節而激貪競之士其所以繫世風
者不少矣顧僕非其人焉恐無以成左右之盛美耳雖然
不敢不勉也

薦賢爲國非樹私恩况資緣干進者安有賢士曰勵恬
退激貪競則舒公之所以薦荆川之所以應皆不苟然
寥寥數語中若相慰若相勉許多曲折意甚謙抑而身
分自高



與兩湖書

唐順之

文人相傾在古則然景仁於兄未知何如也至於僕之讀書則豈能若兄之博而其為文也亦安能望如兄之古哉然兄不憚降心屈已而從之推兄是心也設使不徒用之於文而用之反躬為已之間即古人所謂勇撤臯比一變至道者在兄亦何讓乎僕未始不嘆兄之高明不可及而亦每每惜兄有可以一變至道之力而僅用之於文也雖然此亦未有人焉以反躬為已之說而警效於吾兄之側耳設使有人焉以反躬為已之說而警效於吾兄之側如吾二子之論文也又安知兄之不降心而從之而翻然變

於其舊之爲尤速也乎又未始不自罪吾二子者不能爲
古人反躬爲己之說以告兄而徒以文士雕蟲篆刻之論
投兄之好也兄今之所謂狂者也意必曰吾平生好適吾
性而已矣吾不能爲拘儒迂儒苦身練體如尸如齋言貌
如土木人不得動搖云耳夫古之所謂儒者豈盡律以苦
身練體如尸如齋言貌如土木人不得動搖而後可謂之
爲學也哉天機儘是圓活性地儘是灑落顧人情樂率易
而惡拘束然人知任恣睢者之爲率易矣而不知見天機
者之尤爲率易也人知任佚宕者之爲無拘束矣而不知
造性地者之尤爲無拘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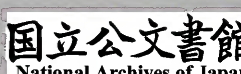
荆川爲文章哲匠而其所示人者只在反躬爲己之間
其所戒人者亦多在雕蟲篆刻之事固是本領深厚非
徒以文藝見長也篇末說到率易無拘束處亦見引誘
後學深心

其以之書只其也餘本論既學其然則東武其
其以之書只其也餘本論既學其然則東武其
其以之書只其也餘本論既學其然則東武其

答俞教諭

唐順之

呂伯恭以舉業教浙中而朱子以書規之伯恭答書以為
若不開此一路則法堂前草深一丈僕嘗誦而竊嘆以為
此極是前輩苦心非特後之人未能知雖當時同志者亦
未能盡知也僕年來則已決意絕去舉業之教矣而猶瑣
瑣為執事言者蓋亦自知今之不教舉業未為脫灑而向
之教舉業未為粘帶也今之不教舉業未必足以閉人之
利塗而向之教舉業未必不引人一二於義塗也至於道
德性命技藝之辨古人雖以六德六藝分言然德非虛器
其切實應用處即謂之藝藝非麓跡其精義致用處即謂



之德執事所舉堯舜夫堯舜之所未聞與若罔聞云云者
此道也義和之曆象彝夔之禮樂臯之刑名至於垂工和
矢伯益鳥獸孰非道哉然諸子爲之而堯舜若罔聞云云
者蓋君逸臣勞道則然耳若謂堯舜以道自處而以藝士
諉之人何其自待者厚而待人者薄也臯以刑名自處而
乃爲其君陳廸德之謨夔以擊石拊石自處而乃教胄子
以簡廉直溫之德性則是以藝士自處而以德望之人又
何其自責之薄而責人之厚也曆象禮樂藝也修五玉如
五器張施五采在璣衡獨非藝哉則堯舜亦屑屑矣孟子
曰堯舜之智而不徧物急先務也若在義和則曆象便爲

先務在夔則擊石拊石便爲先務又安得以堯舜之所不
徧者而遂不急也執事以好博雜技藝爲僕之病此則不
敢不承而至於分技藝與德爲兩事則辨之亦不敢以不
明也蓋儒者慕古之論莫不以爲必絕去舉業而後可以
復古之德行道藝此則不務變更人心而務變更法度將
有如王介甫所謂本欲變學究爲秀才不謂變秀才爲學
究者矣儒者務高之論莫不以爲絕去藝事而別求之道
德性命此則藝無精義而道無實用將有如佛老以道德
性命爲上一截色聲度數爲下一截者矣是以鄙意不敢
不盡於執事也雖然執事憫時病俗之意則亦深且切矣

今執事固有教人之責矣今之教以舉業縱欲罷之而勢
有不能即使復古之教則六藝固亦不廢執事之隱居修
行僕聞之膠陽諸兄亦久矣僕所願執事之於諸生即舉
業之中而示之以窮經反躬明理著己之路而嘿消其干
名好進之心則是舉業中德行道誼也即古六藝之中而
引之於聚精會神極深研幾之實而嘿消其爭能務勝之
心則是藝事中道德性命也方且順而導之正不必逆而
沮之也大率今之世舉業技藝種種猶未足為心病所為
心術大蠹者在於義利之辨不明執事教人欲明義利之
辨則必以身率之以身率之則自取與辭受進退至於纖

微必精察之果義歟利歟所取與辭受進退至於纖微盡
義矣尤必精察之果有為歟無為歟一毫不自遮蔽一毫
不使潛伏精神可透金石成人材動風俗之責固有在矣
敢以是少效愛助之意

朱子曰非是科舉累人人自累科舉即此篇教舉業未
為粘帶之意也又曰後世學校之設雖或不異乎先王
之時然其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學則皆忘本逐末
懷利去義而無復先王之意即此篇教人欲明義利之
辨必以身率之之意也至其說義利處直推到纖微至
盡有為無為一毫不遮蔽一毫不潛伏語語皆學問粹

精之言

古文載道編卷之八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選評——受業閩中——柳 璿荆石 全校
 陳紹濂尚友
 書

答呂仲木書

魏 校

兩生侍教醉飽盛德而歸明道有云後人雖有好言語終
 被氣象卑不類道吾兄以厚重淳美之德涵養既深益於
 面背正當於古人中求之耳今也講學者太易易然而內
 省或缺似與聖門訥言敏行相反高擡此心不在本位天
 下事一以浮氣大語蓋之未知流弊何極吾兄身繫海內

古文通編卷之八
重望愚意深望高明用志不分以其全力而向於道勿滯於訓詁勿散於詞章庶可障百川而東之廻狂瀾於既倒也源甫經濟之學明習國家典章長於兵法而人鮮知者今得同官當有切磋之益也敢以爲賀願常叩之庶可以發其胸中之奇源甫薰沐德容益知鞭辟近裏著已則所造亦當長一格也

學者之患全在志驕氣浮大言不忤不知鞭辟近裏著已則終無進道之日今古莫不皆然深可慨嘆此書真是學人頂門一針也吁

答沈景明

魏校

遠承寓書獎借太過愧甚不敢當竊念校平生無他長惟好善而已昔官留都體羸多病常杜門自修或告曰某善士也則忘病亟往見之至則所見不如所聞若此者屢矣而終不悔以故前後得益友數人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今故舊半凋落而校亦且衰矣追思往年恍若隔世聰明不及於曩時道德日負於初心每用憤歎恭惟執事邁往之資年富力强仕優而學謂宜博求四方善士與相漸摩他日德業進修不可量也欣願欣願維時天氣溽暑大火熾然若蒸靜爲躁君惟寧定可以遠熟善自保

愛不具

自敘其樂善求友之心懃懃懇懇堪爲學者法程况仕
優而學更慮切劘之難非博求四方善士而欲德業之
成就何可得乎讀此發人深省

與胡永清

魏校

自兄之赴詔獄也士大夫知與不知咸謂禍且不測洵洵
傳聞爲兄食不下咽寢不安枕者亦屢矣復聞聖恩寬大
將歸故鄉立卿相約候兄西湖之上喜不可言詎意今復
有遼左之謫耶然原吾兄初心固將以死殉國今尚爲輕
典不待排遣胸中固當泰然也計吾兄不能忘情者令尊
丈倚閭之望耳夫孝莫大於顯親吾兄此行其爲榮親多
矣定省常禮曾何足云况吾兄今在萬里外此身安而後
親之心安能勿以思親鬱鬱成疾乃所以慰其親也嗚呼
天於豪傑之士其生之也難故其成之也常若有以相之

古文集通編 卷之八
遼左之謫正孟子所謂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若復因循
廢學是爲棄天學焉而不務大成亦非所以承天意也竊
觀吾兄之學志於經世故其所講者皆切於事功却於自
家身上未必著力夫學所以變化氣質涵養德性吾兄自
念積學以來材能知識當大勝前德性氣質與未學時果
能大進否天下國家之本在身吾兄有志天下國家且試
點檢自家身上還有病痛否明道曰不有躬無攸利不立
已後雖向好事猶爲化物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已立後
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文公曰今公有掀然飛揚之心以
爲治國平天下可指諸掌不知自己身上有多少病痛在

他人心中放猶放得近公却更放得遠今吾兄謫居無事願
將聖賢之言切已體驗卓然就身心上用功以吾兄之才
而能篤志於聖賢之學則亦何遠之不可到哉尊體近來
何如養德養身元無二理孔門之學只是求仁天地間氤
氲氤氲一箇生理充滿流行於四時而春氣融融尤易體
驗分明吾人一箇仁底氣象也人能求仁常存得箇善底
意思便與天地萬物血脉相通胸中和氣自然充滿天地
好氣亦相湊泊孔顏之樂正以是耳夫子所以謂仁者壽
也且如秋氣嚴凝便有一般清高氣象固亦自好終是肅
殺又如地氣高寒便不生物和煖便生物人常存得溫和

惻怛之意便自然可愛然求仁莫外乎敬今之持敬者多
拘迫故覺累墜不快活血氣且不得舒暢如何得道理發
生不知敬是吾心自做主宰處不消苦著力只略綽提撕
便是文公所謂覺得心放心便在了可謂發千聖不傳之
妙矣伊川有言惟是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又曰中
心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此與敬以直內同
理謂敬爲和樂固不可然敬須和樂只是心中無事也吾
兄試將孔門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等語優游涵
泳就自己身上體貼去做做來做去自當有妙悟處知敬
則知仁矣躬所未逮姑誦所聞明者幸毋以人廢言遼左

高寒願自愛

朱子曰患難之際正當有以自處不至大段爲彼所動
乃見學力可知臨患難固卽所以磨礪德業也此篇反
覆開示使之體貼自身以處憂患不難矣

點身心必至於成人而後已學詩文而至不過爲詩人文
人而已學科舉而至不過爲官人而已學吾道而至則可
以爲聖人可以爲賢人詩文科舉之學固有工之而不至
求之而不得者也若夫道在吾身豈有求之而不得哉而
世未有工而求之者醉夢於彼而不覺寤乎此也今士夫
中稍有繩趨尺步者則羣聚而譴之曰此道學也其中無
定守者未有不隨而化矣噫目之視耳之聽手之持足之
行吾聖賢也饑之食渴之飲冬之裘夏之葛宮室之居吾
聖賢也喜怒好惡日用種種吾無不聖賢也獨吾之心不
可以聖賢哉所以爲之不必刪述定作如孔子之折衷羣

聖以垂憲萬世也不過求諸吾心致謹於動靜語默衣服
飲食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以至辭受取舍仕止久速
無不合乎聖賢已行之成法而已豈有工之而不至求之
而不得者哉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孟子曰修天爵而人
爵從之道德旣修名實旣著則言語不求工而自工爵祿
不求至而自至若徒以文章詩律足以自立則楊雄李白
皆可以爲聖人而爵位科名則世之宰相狀元何限其一
時之富貴氣燄雖足以歆動鄉閭而奔走天下之鄙夫庸
士卒與艸木禽獸同一泯滅澌盡而無聞其何恃以存者
若吾鄉丞相董參政者適足以貽不令之名爲子孫鄉閭

古文章道經 卷之八
之辱也何足道哉公安純篤有志惜其不能撒地自見耳
相見間可以此意道之

說從事聖賢處能使人志勃說學詩文學科舉處亦能
使人腸冷一片婆心提撕警覺煞是有關世教之文

復張都憲書

羅倫

道中草札塵瀆明聰宜棄水火乃賜珍襲益重愧赧倫私
竊念執事之於倫猶春風之於草也草不謝榮於春風春
風亦不自知其爲草之榮也何以爲知已報哉孔子曰不
患無位患所以立執事之自立宜何如也以幼之所學爲
壯之所行上致安於社稷下被澤於生民奮於百世之上
而風乎百世之下然後可也今之學者幸生程朱之後矣
舍程朱而不師猶梓匠輪輿舍規矩而爲方圓也朱子嘗
使淵東矣其言曰今日壞了這箇寬字故其爲政多主之
以嚴而濟之以寬今紀綱日弛風俗日漓官吏日貪土豪

日橫盜賊日蕃民生日益凋弊天變於上地變於下有識
寒心皆寬之所致也易大畜曰不家食吉利涉大川謂其
能濟天下之險也執事以濟險之才當濟險之任宜臨餐
輟食撫枕忘寐思以濟天下之險可也昔諸葛武侯治蜀
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諸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
之闕大哉武侯乎執事近師朱子遠師武侯則險可濟而
功可成矣余友章德懋議論頗有源委似負經濟之略布
衣陳剩夫閩中高士也以此二人者俯而詢之未必無分
毫之助也仕者爲通隱者爲高皆非中庸之道視道之行
否何如爾行藏欲合時請看牀頭易敢爲執事頌之

主之以嚴而濟之以寬是爲政要道能師程朱武侯則
無險不可濟惓惓乎詔告詳勉金石之言也未薦章德
懋陳剩夫而結以視道之行否先生學問本原於此可
見

才之逮於古也難矣今欲革故鼎新必如明道熙寧之論而後可而行之必以其時必不得已焉如伊川之看詳晦菴之私議取其不戾於法不駭於俗者時而行之使禮義之教日淑於其心若修於身也孝弟忠信廉恥禮義行於家與鄉也冠婚喪祭睦姻任卹若待以異數或彰之於旌善或祿之於廩餼或貢之於南宮或興之於鄉薦其或超然物外韜光晦影潛修密造則必旁搜博訪降禮崇德君子之爲善也豈求知于人哉而作人之道吾當然也若其悖於是者姑惟教之教之不改則出之然徒法不能以自行未聞立不得人之法也孔子曰爲政在人周子曰師道

立則善人多其機軸轉移又在執事取舍之間而已倫自家食聞執事歸謂人曰嶺南高士有陳公甫倫謹識之其後公甫道成德尊名聞天下自執事發之聞公甫之風而興者何時矩林緝熙輩執事又能張而大之所在學校有若而人拔穎連茹鶴鳴子和則風動而化成矣易德元陳秉常光惠湖西觀其爲人皆知重內而輕外已大而物小相與嘖嘖稱嘆不已曰自有提學作人之功未有先如執事者也宋之人才如孫泰山張橫渠李泰伯輩皆自仲淹作之而湖學之盛甲於東南是時洛學未興而諸公見趣已非漢唐所及程朱以還道學大明士君子幼學壯行醉

夢終身而不知返夫豈其心異於三代之民哉覺之不以其道下觀者無所從而入耳治天下無他道風而已伯夷下惠以匹夫奮百世之上而興百世之下况秉化衡輔皇極有能奮庸四方不風動乎於治天下何有執事有志當世故爲執事陳之伏惟亮察

師不以其人覺不以其道其於機軸之轉移何望此一峰所以期許於胡公也噫小學大學之教尚賴振興之有人哉

與王槐野書

薛應旂

鄙人迂拙不能諧俗已成痼疾矣若非胎中帶來便是纏染日久每欲改圖而臨事當景故態復發爲之奈何生成稟賦固未可知亦緣七八歲時就一鄉村老學究啟蒙俾誦孝經小學日記故事一兩條是時見古人行事便信以爲然及髫髻入鄉校從先達二泉邵先生游先生燕閒時輒陳說古今人物某某可爲師法及自敘平生居官處世曰願學古人無逐末俗旣先生謝世偃偃無依忽聞關中呂涇野先生論道金陵徒步往從之先生一見甚謹謂余似西北人也問自何來語以邵先生故呂先生曰有自來

矣留三四年日有所聞於是遂狂妄自信每自誦曰今人與居古人與稽斯言豈欺我哉未幾叨竊科第不揣工夫力量便欲見之施行一宰慈谿日抱吏情民事與太守爭是非既移南考功奉行考察又直前爲之中間雖亦蒙撫按之謬推南科之會薦然而或自疏改官或被人論謫辛苦萬狀亦既不能支矣憂居四五年自分不起乃復爲座主龍湖公追出再補祠曹尋以承乏外調浙江提學妄以厚風俗正文體爲已任而夤緣挾勢之徒一切謝絕不意一二欲行胷臆者多方巧詆而永康尤甚以至改調此固吾丈所熟知也此來塞上邊人朴實旬月遂孚而千里軍

民頗知愛戴總制撫按諸公亦甚相宜但家鄉睚眦者尙欲逞其報復而刻忌之徒又爲之鼓煽以致逃奴與弱子抗衡昨一聞之天親至愛不能縮地而歸附膺頓足竟夕不眠每一嘔吐痰血交流方知以蚤負山負乘致寇而少所學於二先生者適爲邯鄲之步耳豈真時勢有不同邪唯是草疏陳情叫呼聞闔決意長往首丘以死足矣但恐家人不解只欲主人做官捧疏遲疑唯公肉骨之愛促令投上仍希委曲天曹卽爲題覆早賜放歸無任願望

難進易退自儒者事公此篇始溯源流中敘事跡而終之以告歸之意足見學有本領大非與俗浮沉者噫正

人君子之立於世大都如是彼詆排忌刻復何論焉

答熊元直檢討

薛應旂

昨都下之聚過承念舊依依不舍然亦各有人事往復總不能劇談細論如豫章時矣南還又承遠餞委曲雅誼何以當之留都事簡易於習懶京師一切書問將作復止雖知己如元直亦遂踈闊抱歉何可言卽辱書惠并示諸製啟函讀之如對元直甚慰遠懷鄙人無似百無所成惟從事於文頗專且久茲雖屏去尚知一二敢獻愚衷古昔先王未嘗有意於爲文六經之作所以闡天地之藏發心性之蘊紀綱人事維持世道真如生人之飲食裘葛不可一日闕焉者皆不得已而有言非無用之空言也孔孟繼作

亦若是焉而已戰國秦漢之文人始各逞其辭說以馳騫於天下中間雖不無可觀而要之至理率多悖繆蓋皆無得於心而有意於爲文徒以華世鼓譽而無益於民生日用是豈先聖賢之所謂文哉唐宋數家雖其風容色澤畧貶於秦漢而意義所存則或有庶幾於道者奈何今之爲文者動稱秦漢而修詞造語依傍影響如小兒之學舌優孟之作叔敖而自巳之肺腸心膂得之於稟受者反若爲其所剗而噤不能自出一語可笑也其有稍知此義者則又高自標致務爲杜撰而於古人之成法一切抹掇自謂成一家言擺脫習氣乃顧爲支吾蔓說反有晦於明白簡

切之理則又幾於因噎廢食者矣然則必何如而後可孔子曰詞達而已此千古爲文之準則也故爲文者若胸中真有一段意思直是見得透徹不得不發者惟據吾所見而直書之意盡言止不較工拙自是有用文字使本無可言或言而必欲隱伏避忌則固當涵泳停蓄正不必綴緝支吾而虛費精力爲此無益之事也元直以文爲職者固未免有應酬之作但中間亦自有隨機發明道理處不有益於人必有益於已庶不爲無用之空言矣易曰修辭立誠韓子曰仁義之言藹如元直但立誠學仁義則不患文之不如古人也恃在知愛不覺狂露惟采擇之

方山貫通六經又精於史學爲當代文章宗主要其本
原實見得文所以載道非爲無用空言故此篇直溯源
流而大旨歸於立誠學仁義世之修辭者可以觀矣

答黃提學書

張吉

吉拜表南歸便謁先壠始因候者闖知執事馬首欲東則
居久之冀得請見敝邑以諧所願旣而舟經龍窟以往猶
念不踰月當遂北旋及得趙大厦書始知迤邐東南諸邑
必欲襄事而後旋非假數月不可則始治裝逡巡爲赴任
計閏月初舟次南浦橋數會星源汪先生備談執事學問
之淵源德行之純粹處心之公平應事之詳審與他日所
聞大畧相似於是益以數相背違不得一見爲恨而復取
前書反覆玩味以代面命真有德者之言星源素所許可
信哉其不我欺也其間尚有一二可疑焉者不審可以見

教否承教意謂今之學者所志多在科目故義理之學科
舉之業不得不因其人之明暗而敷授之是以義理科目
之學析爲二途自程張諸儒蓋有是說矣愚意二學所不
同者作文一事爾若其他用工次第則亦大都不相遠也
姑以讀書一節言之擇取古今載籍之有益者循序漸進
熟讀精思務求體認親切以實有得乎已而反諸身心以
驗其實措諸事物以博其施此固義理之學之首務而於
科舉之業豈亦有所妨耶故雖治舉業不可不以義理爲
宗而義理之視舉業亦非孔墨顏蹠之懸不相類也苟棄
此不務徒欲剽竊章句而點綴以成文斷裂經旨而穿鑿

以求說此則俗學之大病使真能應舉取第內何補於身
心外何益於國家不過天地間一贅疣耳夫豈朝廷養士
求賢之典所以責望天下學士大夫之本心乎嘗觀我朝
設學以養士設科以求賢其用心孔勤而爲法孔備作爲
宮室以居之制爲冠服以別之復其徭役以優之賦之廩
粟以養之立師表以示之儀軌設教條以一其趨向嚴考
校以檢其庸勤賓飲射以興其禮讓享祀聖哲以迪欽崇
道德之忱罷黜百家以致尊尚經術之義凡此皆所以使
之沉涵薰育奮厲振起以實有得乎已可爲他日用世之
資候其理瑩乎內道積厥躬見之於事而無不宜暢之於

辭而無不協然後三年大比登其賢者能者而升諸大宗伯以達乎朝廷之上次第官之此我朝設學設科之大約其視成周大司徒之所掌者雖未必盡協而過近代則遠矣夫以朝廷養士求賢其心其法孔勤且備如此果欲博求實得乎己之真才而用之耶抑姑取縣疣附贅以爲應文備數之舉耶今日學者往往棄本而務末處下而窺高一不得志則詬有司爲不公目同列爲冒進甚至鼓扇羣衆大典謗讟罪人而不罪己見利而不見義原其所自亦曰爲舉業而不根義理之過也此甚失朝廷養士之本心而執事今日所以期待諸生者雖其至庸極陋亦豈意其

至於此耶但爲學無本其勢愈趨愈下不至於此不已也茲欲撥其本根杜其延蔓固必有其說矣惟執事加之意焉吉胸臆億說自知迂疎乖僻難以責效旦夕但計仁人能受直言而執事當可爲之時操可爲之柄累書謙抑誘之使言則所言者雖甚迂僻亦必恕其狂瞽不加之罪則又安敢滕口結舌自蹈失人之責耶干冒鈞嚴不勝悚恐伏惟高明俯垂照察不具

義理科目二學所不同者作文一事然俗學之弊端在於此篇中謂雖治舉業不可不以義理爲宗又謂罪人而不罪己見利而不見義皆爲舉業而不根義理之故

誠爲至言但欲撥其本根杜其延蔓亦是難事程子嘗
曰一月之中以十日爲舉業餘日足可爲學只是人不
志此必志彼故科舉之事不患妨功惟患奪志可與此
篇參看

與陳方伯書

張吉

生備員朝紳歲再期矣所愧平日所持論者與時齟齬不
得一有所爲以傷執事之明近日兩廣巡撫員缺合吏兵
二部所推蓋極內外一時之選而執事與焉足見人心不
死公論猶存時事尚有可爲者事雖中寢浙江之命亦尋
下矣公道不可終廢如此移此惠彼明目張膽益求其所
未至方面之寄張詠其得專美於前乎敝邑處士敬齋胡
先生居仁強學力行銳志求道真能究心於內不求人知
者也生自知有所不逮家食時每以師禮事之不幸物故
遺跡所存者尚多有之欲得搜抉一二傳播士林奈遠無

古文輯通編 卷之八
證佐懼失其真實所未敢其家去梅溪東岸甚邇道浙必
經之途執事試爲式於其間少加詢訪必能得其要領苟
可採錄毋惜爲作一傳否則擇其墨稿數通繡梓以傳如
石刻陳剩夫所書求放心之類使天下後世稍知林下尚
有逸民如斯人者不至泯泯無聞非特一人之榮抑亦斯
文之幸而執事宅心廣大不遺幽眇之情又自不言可知
也淺識區區未知然否不勝悚懼之甚

式閭作傳闡幽微顯固儒者之責然而公論自在人心
閭巷之士何患其湮沒不彰也如敬齋先生可以千古
矣

與劉大參書

張 書

吉少從鄉先生胡敬齋輩數人者遊指示迷惑粗知路徑
十餘年間奔走仕途所友詩書文藝之士甚多而談及此
理者鮮矣不意邂逅得聆緒論如病熱者之飲涼劑透徹
肺腑妙不可言其間有未喻者所論聽箴以爲先覺之士
既知止有定矣而又能閑邪以存其誠所以自然非禮勿
聽其說固是但此章工夫竊意全在四勿字故先儒以爲
人心之所以爲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正欲學者於此猛
省着力不可恁地潦草看過了此說似於勿字太輕恐使
學者雖有閑邪存誠之心亦茫然無下手處此其不能無

古文書通編 卷之八 三三 正誼堂
疑而當問者未知是否餘皆的確而以感興詩數章爲原
綱目小學之所以作則前人之所未發意尤善也齋居拙
箴用以自警繆爲好事者所刻聞教愧怍不勝便當力取
付之一火而已臨行賤額微恙追送無及不罪不罪
四勿之目正在勿字着力所以有實落下手處若曰自
然非禮勿聽則審幾致決仍不是當境上用功而將索
之冥冥矣

與程內翰正之書

張吉

相別既久不知近時做甚工夫所見文字一兩篇比舊益
工緻用心可謂專矣凡人作事能用是心何所不就但患
所用少差雖勞無益耳作文雖儒者分內事然程夫子亦
以爲玩物喪志看來人只有許多精神專於此則嗇於彼
苟用心於內更暇悅人耳目乎自古聖賢文字無幾惟朱
夫子集錄稍繁蓋當時自程張開學之後人人自以爲得
其傳各執一說互爲同異不能相一朱子恐學者爲其所
惑辨析折衷求爲至當之論是以其說不得不繁也今以
其書考之亦安有一言不寃於理一字不得其實乎吾子

古文真寶後集 卷之八
聰明過人所爲詩文雖古詞人亦不多讓然吉所望於子者非止此爾完養思慮進修德業當自勿輕作文始待別長一格此好漸輕方有向進處吉周游南服閱人稍博能覺悟者殊未多見此所以拳拳致意於吾子然亦可謂舍已之田而芸人之田矣伏惟高明恕其狂妄少爲吾道留意不宣

輕作文必妨德業旁引曲喻極爲深切而中言朱子集錄之繁實爲各執一說互相同異者辨是以不得不爾要無一言一字不究於理不得其實也皆是學問深造之語

答鄒文谷

鄒元標

弟竊觀士君子在仕途君子有君子病小人有小人病小人病在卑污或乘機而射利或與時而競進此如面上之癩有目者見之君子之病病在高明如澡躬自持過於刻厲則污者忌中立不倚過於激昂則懦者慚且人情之遲速易宜強之以不堪則過天理之隆殺易宜責之以大難則甚此皆高明之士所自以爲是者猶入骨之瘡非有國手鮮克用瘳丈得無類君子之病歟一或類是今日正動心忍性之地哀多益寡之時未必非丈之助而弟之所深慶也聖人於知及仁守猶曰動必以禮則聖人經世之猷

槩可識矣敢以是與丈共勗焉弟性資愚魯自登仕籍蓋
幾十年而貶而謫十居其九竊嘗沉潛磨勘自知病根種
種前之云云者正欲揭病根祈丈之不病以藥我之病病
也若謂屢經多難解安心誠愧之矣

君子病在高明誠不外刻厲激昂二者然欲求去病之
藥則非勉強旦夕所能也惟深致力於根本之地庶其
有瘳矣乎

答史忠嶼

鄒元標

學問與政事原無兩事以爲有兩事者自生障礙如文移
迎送皆是實學隨事於人有濟隨各官於彼有省發此是
真學若舍却諸事別去尋道理孔孟復生亦無能爲丈試
察之弟近在寒寂中看民生不遂只是吏治不精吏治不
精上課吏治或以交情或以鄉曲或喜其逢迎一點虛靈
遂爲其所蔽而不覺故貽害於人長且遠丈於此等處切
勿放過考人所以自考也

學問所在道之所在也天地間只此道理彌綸宇宙隨
處充滿則民生吏治皆是道理卽皆是真學雖有兩事

其實一貫也

答強睿菴侍御

馮從吾

承教隱居求志行義達道夫人之志不同有志事功者有志氣節者有志道德者要之道德可以兼事功氣節事功根水澹其源異日遇事功則事功而非倚于事功遇氣節則氣節而非倚于氣節不患其華不茂而流不長也若不辨所求何志而第曰求志無論思不出位謂何竊恐古人亦不取是之憧憧擾擾矣昔子路志在強兵冉求志在足民公西華志在禮樂其志豈不甚偉不知由志強兵矣如或知爾而畀之足民之任求志足民矣如或知爾而畀之

禮樂之任赤志禮樂矣如或知爾而又畀之強兵之任三
子者其將何以應之得非所行者非其所志而所志者又
非其所行者邪雖大賢作用臨時自有轉移而要之畢竟
有所倚故夫子獨喟然春風沂水之點者誠進三子之事
功氣節于一無所倚之域也豈徒與其逍遙曠達而已昔
夫志如三子而夫子猶進之况後世之志事功氣節者不
求進于道德可乎不然喜談事功氣節而不信講學其不
爲功名客氣所累者幾希鄙見如斯不知明公以爲何如
士人求志惟在志道德而後一無所倚可以兼事功氣
節而有之所謂培其根則華自茂濬其源則流自長也

噫學之不講難言道德而爲功名客氣所累者往往然
矣

Blank page with faint vertical lines and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與孫峴溪

周怡

執事心學日新吾道之慶近來講學者類滋口談無益身心勤謹工夫而當局不迷對境得力乃實工夫也口談如此及行事則又不然其去俗人機巧殆有甚者講學亦良可哀也談元論輿祗是巧言鞠躬揖讓乃進令色孔子所謂鄙夫匪伊異人乃今之衣冠楚然談吐偉然容貌温然者也若心術光明正大行義超卓俊傑則口雖不言學是即學矣若好色則驗諸夫婦之居室好貨則驗諸交易之銖毫好名則驗諸一切之毀譽愛憎縱事事得力猶未知是大公順應體段否一日之間細驗言動細察隱微細觀

獨知則惻然赧然之心必自有不容已者何如何如願言
豪傑江漢濯之無與時俗比論優劣是幸

滋口談者必無實得况甚之以機巧而猶居然講學乎
先抉出世學憤憤然後指點其所以實地用功處步步

着落精卓不磨

此其言非也又不然其是於人對也亦非其是於天也
必體精工大而實則不復體其是於天也亦非其是於人
特事必學且語言既多則其是於天也亦非其是於人也
與世則與

上袁平橋先生

周怡

竊謂世教不明人心陷溺風俗之弊其來遠矣喪葬不經
惟今為甚但送死大事實不可忽怡於禮也非敢曰知惟
求少盡其心焉耳夫死雖人之所必不免者其為不幸而
可哀則人共知之其不哀者亦弗思耳矣葬者藏也重親
之體魄而固藏之無使土親膚則人心狡矣是葬之本義
也然在人子不可以天下儉其親而不得無財皆不可以
為悅故鯉也死有棺而無槨聖人以一子之故豈不能貸
一時之貨而厚之而何恻然為之曾不思及此也其答子
游之問喪具則曰稱家之有無問有無惡乎齊則曰有毋



過禮苟無矣斂手足形而葬懸棺而無槨人豈有非之者哉觀此則聖人之論葬禮可知而待子之厚薄亦著矣今世俗乃以葬爲難事而皆不行遂至悖逆之甚而不知其故何哉蓋以葬事爲觀美竭力爲文具以耀華采道路娛人耳目至於衣衾棺槨則曰死者無知不必厚也是果葬死之本義耶夫不以死爲可哀會親賓以宴飲集僧道以笙歌而假是爲觀美忽於藏親之體魄重於娛人之耳目親友不爲死者之永別而送惟以宴飲而會有人心者果如是乎僧道之集聲樂之具可醜尤甚怡於是不能正之又烏忍助之故如是俗之所已行而於送死無與者不敢

尚焉世俗之所未行而於送死不可少者則不敢不盡亦必稱其家寡陋之見如斯而已顧有吾師之高明仁厚於此亦無教之乎又嘗以宰予短喪之事質之東廓先生曰宰予何如先生曰宰予期年之喪實實落落是個居喪以爲如此心亦盡矣故曰期已久矣乃欲短之今日不必賢士大夫不許宰予雖初學童子亦以予爲不仁而詬訾之然今日士夫之居喪又何期年之望雖求盡一日之喪者不可得也名雖三年實則不行恰當時尚未敢以爲然今身親履之乃知一日之喪之難盡而宰予未可以厚責也敢請正於師以爲何如又何以教之乎

喪葬大事自有哀戚至情而盡禮乃以盡心也然夫子
採時之弊亦曰與其易也寧戚後世顧以之耀華采娛
耳目甚至於爲宴飲之會僧道之集聲樂之具可醜實
甚矣故宜其求盡一日之喪不可得也此篇爲得仁人
孝子之用心者

答李贊宇書

曹真子

夫道無之非是無人弗足講學以明道也士農工賈皆學
道之人漁牧耕讀皆學道之事隆古無講學之名其人皆
學故無名也國家以文學取士天下學校無慮千百章縫
之士無慮萬億蓋令其日講所謂時習所謂孝弟所謂性
命仁義而以淑其身待天下之用也乃人心不古遂有口
耳活套掇拾粉飾以爲出身之媒師以是教上以是取恬
不爲異非其質矣而於立身行政毫無干涉於是君子厭
薄其所爲而聚徒講道人遂以道學目之若以爲另是一
種豈不惑哉然講學之中亦或有言然而行不然而藉是

以干貴人捷仕徑者而其名爲道學也是有口耳活套之實而更美其名人誰能甘之則羣起而相攻而講者益寡道益晦矣大抵所學出於實則必闇然自修不論大節細行一一不肯放過雖力量不同未必盡無疵而不自文以誤人也所學出於名則有張大其門面而於其生平未純處亦曲爲言說而謂其爲道夫夷之隘不害其清惠之不恭不害其和然亦何必曰此隘此不恭正道之所在而陋孔子於下風乎羅近溪逢人問道透徹心體豈不可尚而闊略處亦誠其病乃學者得其闊略以爲可使其私也而或多不羈誠有如止菴疏所謂賄賂干請任情執見等說

是其坐女子於懷而亂之而猶侈然薄魯男子不爲也而可乎但今因止菴之疏而遂禁其講是因噎廢食夫此學乃乾坤所由不毀何可一日廢也似更當推廣而俾千百學校億萬章縫無不講以及農工商賈無不講才是而其機則自上鼓之若得復辟召之典羅致四方道學倣程子學校之議布之天下以主道教於一切鄉學社學之衆漸次開發而申飭有位之士以興學明道爲先圖其學則以躬行實踐爲主隨其人之根基引之入道或直與天通或以人合天或直臻悟境或以修求悟夫天人合一修悟非二舍天而言人舍悟而言修則淺矣近時學者知皆反此

然言天矣而人尚未盡言悟矣而修且未能世豈有能致中而不能致和能正心而不能修身者哉則不可不戒也大抵果能合天則必益盡其人事果能真悟則必益盡其真修堯舜文王孔子何人也而兢兢業業望道未見徙義改過蓋沒齒以之也弟淺陋不能窺道毫毛其於所謂人所謂修百孔千瘡故謬陳如此蓋就弟根基云爾非所論大識見大造詣者也惟年兄辱教之萬幸萬幸

吾儒講學務期躬行實踐爲道存也怵於一疏而禁其講所謂因噎廢食者豈可訓乎日更當推廣倣程子學校而布之天下煞是主持世教之心

